

微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去年在山东曲阜参加活动,期间去柏树葱茏的孔庙和带有后花园的孔府拜访,算是实地体会了孔圣人家乡的遗风。孔子和他的弟子开创了一代儒学,旨在协调社会层际之间的关系,还提出了很多为学的道理。今年参加济宁一个活动时,我脑海里闪念了一下,时代已经到了需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是孔子还在,会提出怎样的协调建议。

时下大家经常提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道理可谓通俗易懂,可实际细细琢磨,感觉还有一些边角地方有讨论的必要。这段话有两个名词:人、自然。涉及三类关系:人、自然、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从有了国家和法治厘定,基本无大的问题。现在冲突的是大的类别,即国家间关系。每当时代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家间就出现新一轮紧张。谁该如何生存,又引发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属于持续性话题,过去有,现在在,将来还有。联合国在协调,国家间在谈判。在此,我不做讨论。

自然问题是现代社会才冒出来的话题,尤其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伤痕累累的自然状况直接威胁人类持续发展,倒逼着人类重视自然问题。当下,除了万米以下的大海,南北两个极地个别区域,还有原始森林、沙漠深处的无人区,人类足迹已无处不在,大自然是何物应该毋庸置喙,加上经过数千年的太空观察、数百年的太空实践,人类了解了自然很多特征。人类发出的探测器目前正在飞向太阳系外,宇宙过于辽阔,人类还不能完全知晓宇宙究竟是何物。好在宇宙虽大,但发育缓慢,对于人类直接的威胁尚未出现本质的变化,即便二月底出现的七星连珠,对地球的影响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端倪。对自然而言,人类已经大体掌握了它演化的基本特征。有把握说,今后一段时间,太阳能源继续决定了地球生物的总量,地球自然在既定的阈值内演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值得重点讨论。人类来自森林或者更早来自海洋,后来逐步走向了平原、陆地。过去为了发展,人类对自然长期采取毫不可惜的索取手段。尤其经过工业化发展阶段,人类几乎免费地开发自然,导致了自然资源急速衰退。地球上所有自然资源,大气、水、土壤、矿产、森林等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世界能否持续发展成了问题。人类这时才想起要认真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回想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一直在变,从恐惧,到平视,再进化到俯视。现在,人类既可以开发自然,可以毁灭自然,同时,又可以发展自然,何去何从正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显学。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需要认真面对。一是人类能否终极处理好人与自然问题。要明确认识一个规律,即人类的发展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无论如何提高利用率,人类都会消耗自然资源。人类做不到不消耗自然资源独立发展,这是铁律,除非不在地球生活。现在能做的只是缓慢消耗的速度,但不能从总量上减少能源消耗。比如石油资源,我们现在可以少用,或者替代,但是做不到不用。人类只要是前进的,就一定会加大自然资源的消耗。目前,人类发展的势头还在继续。尤其人口现在全球已经突破了80亿,突破100亿规模时,总人口和人均消费都在增长,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也是水涨船高,而自然资源的增长是缓慢的,由于太阳的约束,地球上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人类消费快速增长的曲线和几乎平直或者微微上翘的自然资源存量直线何时相碰,导致拐点出现的预期是可以预测的。罗马俱乐部提出过增长的极限理论,但由于技术的进步,资源消耗曲线出现相对平滑现象,让人们早已忽略了他们 的推论。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各国 有各国的情况和方针。资源好的国家安枕无忧,资源紧张的国家一方面需要发展经济,一方面需要保护资源,发展和保护孰重孰轻,取决于自己的认知。这不 存在简单的二元论,而是存在高一级的认知:保护为了发展,发展促进保护。自然资源是沉默的,有自己的脾性,但是没有代言人。我们要充分认识自然资源发展特性,认识到只有和自然资源一起发展,我们人的发展才能得到保证;要清醒认识自然增长的脆弱性,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难度,把尊重自然发展放在优先的位置才能保护自然;要给自然发展留有时间空间,不断修复重建自然,才能发展自然,保护人类。

简言之,只有把自然问题处理好了,我们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问题。也只有处理好人与自然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处理好人的问题。孔子学术精神在于协调。共生这事儿吧,道理想顺了,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人间小景

粽叶香

胡 静

“画眉深浅入时无”，皖江一带，芦苇就是江河湖沼的眉眼。一年四季，芦苇或苍黛，或萧疏，或浓妆，或淡抹，把江南水域的四时景态描画得生动传神。

芦苇在夏季画着京剧花旦的浓妆，一双吊梢眉格外风情。江南的芦苇也不失浩大的气势，那是在湖沼与长江的交界处，人迹罕至的沙漠洲，澎湃起好大一片芦苇荡。

孩子们先用芦叶卷起一只芦笛，长尺许，屏起气力一吹，发出老牛般粗犷的号声，二三里之内都能听到。孩子进了芦荡，如同小鱼游进了无垠的绿海，既为它的神奇而陶醉，又因它的幽深而害怕，芦笛就成了孩子们之间的联络信号。若有哪个孩子在满眼碧色中迷路了，将芦笛一吹，四处立马响起接应的号声。那声音此起彼伏，甚

有气势，惊得芦苇从中的水鸟扑簌簌地飞去。

采好芦叶还不能回家交差，得在水边拔些柔韧的灯芯草，把芦叶一捆捆轻轻扎好。依水而居的先民们固执地认为，捆粽子非得用草，若用别的东西，便坏了芦叶的清香。

每当芦笛传到远近的村舍，家家便开始张罗包粽子了。芦叶放在木盆里浸着，格外翠绿。泡好的糯米，在竹箴盆里沥干了水，闪着珍珠般的光泽。女人们坐在小竹椅上，娴熟地将两三片粽叶交叠在一起，卷成一个角斛，舀一勺米，倒进“斛”里，再垫进一片叶子，叠、折、扭，粽叶翻飞间，一只裹着严严实实绿衣的粽子诞生了。最后抽根灯芯草轻轻捆好，粽子包成了。

粽子有多种形状，三角粽、宝塔粽、长方粽，最经典的就是小脚粽。小脚粽顾名思义，形如女人的三寸金莲，特别是剥掉粽叶的粽子，莹莹白白，小巧瓷实，更似江南少女的小脚。儿时，对那些迷人的小脚粽很好奇，问祖母为何要包成小脚状，祖母说，那是因为屈原跳进汨罗江后，老百



◆山川故园

炸苋菜果

徐扬送

端午节,想起儿时过节炸苋菜果的习俗。老家怀宁四面环山,白墙黛瓦,风烟俱净,却没有大江大潮,看不到水上龙舟,没有吃粽子习惯,端午只有蒸发粿、炸苋菜果的传统。

那时家家户户都在自家菜园地里播下苋菜种,不多日,苋菜抽芽吐叶,郁郁葱葱,一天一个样,犹如亭亭玉立的少女, 轻盈端庄,招人喜爱。端午这天,母亲一早提着篮子,带上剪刀,跨过门前石桥,穿过狭窄的田埂小路,来到菜园,苋菜绿油油的,剪下放进篮子里。回家洗净,沥水,尔后,放进敞口大瓦钵,撒上麦粉,加上适量清水和

盐,搅拌均匀,青青苋菜,犹如穿上白色外衣。

此时,铁锅里菜籽油烧得滚烫,母亲用筷子挟住白粉裹着的苋菜放进锅里,湿冷生蔬遇见沸腾香油,滋滋溅出油花。片刻,苋菜果由软变硬,由白变黄,从锅的右边滚到左边,第一块苋菜果大功告成。不多时,灶台上淘米箩里的苋菜果渐渐多了起来,它们形状各异,是饭桌上的佳肴,节日里的零食,老人小孩都喜欢。

脆香的苋菜果摆在面前,让人馋涎欲滴,我忍不住伸出小小五爪,“别抢,让奶奶先吃。”母亲一边说着,一边挟着冒着热气的苋菜果,递

◆信笔扬尘

“人人李杜自命”

戴 威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中国最早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庐江郡,就在今天安徽怀宁和潜山交界处。

怀宁,一直有诗。

这里孕育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风骨,见证过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的革命情怀,流转过“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杨月楼的戏韵。很多人不知道,这里也是中国诗歌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怀宁本土诗人层出不穷,仅明清就有“田园诗人一流”的汪之顺、“静用斋”诗人杨汝谷、扬州八怪之一“诗人表著者”李勉等。正如晚清诗人陈世谔所言:“我里识诗人甚多,人人李杜自命。”

怀宁方言属于赣语怀岳片,语音声调起伏大,给人一种抑扬顿挫的感觉,“怀宁人说话像唱歌一样”。在汉语组词规律中,“诗”与“歌”总相伴出现。我猜,这或许是怀宁诗人辈出的缘由吧!

今天的怀宁,诗情依旧。

令当地人骄傲的“诗歌春晚”已连办六届,“诗歌沙龙”“金秋诗会”等活动接连登场。而众多民间诗歌社团,更让喜爱读诗写诗的怀宁人拥抱在一起。

此行,我还见到两位和诗有关的人。

姓为了避免水下的鱼虫啃噬屈原尸体,就用类似少女小脚的粽子来喂食鱼。

祖母、母亲都爱包小脚粽,并不全是迷信,更多因素是认为这种粽子棱角丰富而柔和,米填得瓷实,好看又好吃。我将小脚粽和其他形状粽子比较过,果真如此。遗憾的是,至今我也没学会包小脚粽,甚至都没看清粽子怎么就裹成了一只小脚。

对孩子们来说,最感兴趣的是吃粽子。粽子上屉蒸煮时,清香溢满屋舍,跟着炊烟飘到了空中,整个村舍都飘荡着炊烟和粽子的香味。垂涎欲滴的孩子等粽子稍凉一点,就轻抽草结,剥开粽叶,露出一只莹白可爱的小脚,粽叶的清香和着丰熟的糯米香,窜上了脸,直往鼻尖上爬。用一根竹筷戳起粽子,蘸上白砂糖,那种香甜软糯啊,隔世不忘。

现在的粽仁很丰富:有的掺蜜枣、红豆;有的拌些酱油,掺点鲜肉、腊肉或咸蛋黄。而我因儿时味道已根深蒂固地刻在味蕾里,总觉得糯米食还是甜的好吃,而且最喜白米粽子蘸糖吃。那种简单朴实的粽子,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芦叶香和糯米香,味道最纯粹也最地道。

“闻到粽子香,三岁小囡学插秧。”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季节就在芦叶和糯米的芳香中拉开了序幕,只要嗅一口那气息,你就会知道依水而居的先民们是多么懂得生活,那是一种善于把寻常物事和着日日生机咀嚼出诗意,让劳作和困厄消解在乡土韵致中的大艺术。

尖脑壳

张爱国

我刚出生时脑壳特别大。母亲后来无数次对我说,她一看到那大脑壳就哭,说:“都怪娘啊,让你在肚子里没东西吃,才营养不良成了大头儿!”

也就在母亲犹豫着要不要撒一泡尿把我淹死的时候,来了一个远房大伯。大伯用他黑乎乎的手一摸我的头,就猛拍双手“天啊!一声惊叫,接着又狠抽屁股叫一声“不得了啊”,然后对着惶恐的母亲说:“这个崽子不得了,肥头大耳,浓眉大眼,阔脸大鼻,厚唇大嘴,天庭饱满,印堂红润,是当官,当大官的料子啊!”

母亲一听,就高兴地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把家里仅有的三个鸡蛋做成荷包蛋给大伯吃,然后一个劲地亲我的大脑壳。

还真让大伯说上了。我三岁的一天,母亲拿着她刚买的衬衫问我:“大头,这白色好看吗?”我叽叽歪歪地说:“错!这是黑的。”母亲立即黯然地说:“这是白色,猪槽那儿的泥巴才是黑的呢!”我一把抢过衬衫丢进那污泥里,边踩边说:“到底白的黑的?”母亲一把接住我的大脑壳,嘴就咧成了荷花:“大伯啊,你说的真对啊,看我大头才屁大就能让白的成为黑的了。”

母亲还经常显摆一件事:那天她坐在院子里数一群小鸡:“一三,二三,三三……七三,七三二十一。”我立马说:“错!二十二只!”母亲顿时呼天抢地起来:“家败咯,都三年级了还三七二十二呢!大伯啊,你真瞎了眼啊!”我一把扯起母亲说:“你再数数,到底二十一还是二十二——鸡妈妈就不是鸡啊?”于是,母亲又亲着我的大脑壳声泪俱下地抒情。

我常常想,是什么让我瘦弱的母亲在那个极端贫困的年代总能苦着累着饿着并快乐着?答案就是我的大脑壳——它给了我母亲无限的希望和美好。

凭着大脑壳里比一般人都多的“浆糊”,我考上了大学,这可是我们村上下五千年前无古人的事。毕业后,连后无来者的事也发生了:我进了政府部门,用大伯的话说,我当了官。

可是不久,我平生第一次对我的大脑壳产生了怀疑。那是当官后的第三年,我们科评先进工作者,按说不论哪方面我都不落后,连科长也这么说。可评比会上,就在科长准备决定我先进时,比我还晚一年工作的小齐吭哧吭哧地说:“这个……那个嘛,王大斗同志的确是好同志,应该先进。呃,王大斗同志嘛,各方面都好,譬如个性啦,呃,很……这个嘛……很突出……”于是,小齐成了先进。我痛定思痛,发现小齐之所以先进是他的脑壳比我小,比我尖。

再次动摇我对大脑壳迷信的是不久后单位分福利房。因为先进,小齐分得了房,而我和新婚妻子继续挤小破房。

当小齐做了副科长我还原地踏步的时候,我简直憎恨起我项上的大家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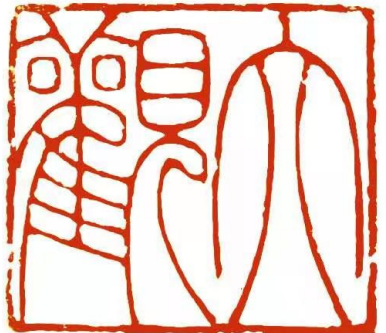
我决定改变我的大脑壳,让它变小变尖,因为小齐的脑壳越来越小,越来越尖。

那次,老科长退休,局领导到我们科召开民主会,推荐新科长。这搁往常,我屁都不会放一个,因为狗都知道这科长一定是小齐。但我摸了摸我的脑壳,发现有点尖了,可以一试了。于是我模仿当年小齐“这个那个”说一通,我就做了科长。

做了科长那天,我回家,母亲就一声惊叫,说:“你是谁?怎么跑我家来了?”当母亲确信我就是我时,疑惑地说:“我的大头啊,你的大脑壳怎么又小又尖了啊?”

此后,随着我的脑壳越来越尖,我的工资越来越高,职务越来越大,好处越来越多。

只是母亲一直很纠结,常常泪流满面地摸着我的尖脑壳不厌其烦地嘀咕着:“大头啊,你又不是老鼠要钻洞,干啥要把大脑壳折腾成这样子……”



双「龙」竞技
汤青 摄

给坐在灶门口塞柴火的奶奶。“我不吃,你先吃吧!”奶奶手握火钎,头也没抬。开锅苋菜果还是我先尝鲜。

苋菜,又称寒菜、汉菜,也称老来少、雁来红、三色苋。苋菜有尖长的,有椭圆的,有大红、紫红、葱绿、浅绿、墨绿,寓意五色丝线。厌食的小孩,看到红色苋菜汤淘饭,大笑开口,狼吞虎咽,饱餐一顿。

苋菜,一茬30天到60天,每年夏秋分批播种。那时种菜没有化肥农药,全是腐草、火粪等肥料。儿时,常常听到母亲一句话,不要随意小便,尿到便桶里,明天浇苋菜。

“七月苋,金不换。”苋菜富有一定矿物质和维生素C,含有较高钙铁,能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还有降血压、促进脂肪分解、解暑除湿的功效。不过,脾胃虚弱,过敏体质,孕妇和哺乳期要少吃。端午前后,苋菜叶厚汁鲜,是炸苋菜果的最佳时令。

随笔也陆续发表。

“文学或诗歌,似乎让我失去的更多。”一个中年人如是说。

他叫何诚斌,是个“60后”。“1980年代是诗的盛世,人人写诗、读诗。”何诚斌说,读高中的他,是在诗歌杂志上,第一次看到海子的诗,念念不忘,“我也尝试写诗,但总觉得不得要领。”

不擅写诗的他,在小说赛道上笔耕不辍。“上课都在写小说,班上人也爱看。”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因为沉溺创作,他有些荒废学业,最终没有考上大学。“去念大学的同学,过年时跟我分享见闻,让我很受打击。”何诚斌说,他暗暗发誓,要博览群书,同样成为有知识的人。

读书的人,成了写书的人。随后的人生中,因对文学的痴迷,何诚斌成了职业作家。

“那时,我住在北京的地下室,在那‘爬格子’。”何诚斌说,有同学见他每日伏案,想为他介绍高薪工作。“只有在文字里,我才能感到安稳、幸福。”他婉拒了同学的好意。

出走半生。前两年,老何回到怀宁。现在的他,在创作之余,多了一重身份——怀宁海子诗歌研究会副会长。

“海子的诗,我会永远读下去。诗歌文化,我会传承下去,通过每个真诚的灵魂。”他说。

“生存无需洞察/大地自己呈现/用幸福也用痛苦/来重建家乡的屋顶……”这是 he 最喜欢的海子的诗《重建家园》中的一句。

“我想应当回归生命本真,去热爱你的热爱,而不以外物好坏评判得失,你的人生会多一些诗意。”他如此理解这句。